



父母老去

章柠檬/文

父母老去，这几乎是每个子女都要面对的命题，各有各的答案，谁都没有练习过如何应对，就凭着这份血缘里的爱，慢慢作答，时时发挥，我也如此。

忘了从什么时候起，大概是因为看了一部港片，里面有个“莲姐”跟我妈长得颇像，且我妈的名字里恰巧有个“莲”，我就开始喊她“莲姐”。或许刚开始只是打趣，可是渐渐地，我发现这称呼让这位68岁的老阿姨很“欢脱”。“莲姐今天给你们做什么菜呢？”“帮忙看一下，这条裙子适合莲姐吗？”“囡，啥时过来帮莲姐染个头发？”莲姐开始行走江湖了。

现在不仅我们不喊妈妈了，连我爸、我家3个小朋友也跟着讨好，且甜度加倍，喊她“巧莲姐姐”，没大没小的。可那又怎样，在父母渐渐老去的时光里，我们不必活在父母的威严、打骂下，我们就想做一回姐妹，做一回朋友，忘记年龄、忘记辈分地闹腾一场。

有一天，我爸在整理旧物时翻到一张相片，是我小时候参加“六一”会演的演出合照。他端详了很久，缓缓地说：“你小时候上台的照片，我都存起来的，这张怎么丢外头了呢？”我自然晓得为啥，那时就因为我是个矮，轮不到站中间，我爸对这张照片极不满意，就把它藏在角落里了。过去30多年了，我爸居然对那时的我记忆犹新，“长得短胳膊短腿的，却整天摇来扭去的，想学跳舞，老师总批评你抢节拍，可我觉得你跳得挺热闹。”这一刻，我仿佛从他的眼神里遇见了30年前爱嘲笑我的爸爸。也是从那天起，我决定在他面前多蹦跶，让他看个热闹也好。

40多岁的身子骨确实不够灵活，但这把年纪的我绝对能放开了跳，拉丁舞、爵士舞、古典舞，只要能模仿的，我就敢在这老头面前开炫。我爸一边笑我，“哎哟喂，跳得像个疯子，这会儿又跳得像个二傻子……”一边又认真地给我拍视频，“存起来存起来，我留着看看哟。”

如今我和妹妹都不年轻了，何况父母。如果他们觉得子女也老了，是否会感叹自己更老了？如果他们依然觉得我们是孩子，他们或许会忘了自己已老去，他们依然会热情满满地照料我们，会底气十足地训斥我们，也会心安理得地享受年轻人的快乐。

我以前很不理解，妹妹为何那么喜欢给我妈买化妆品，这些价格不便宜的粉膏膏啊，还不如换成实实在在的保健品，老年人不应该和保健品更般配吗？直到一个周末的早上，我看见妈妈认真真地端坐在镜子前，对照着短视频里教的学，一丝不苟地给自己化了一个美美的妆。她娴熟又专注地操作着眉笔、腮红、粉扑……像个不容置错的小姑娘，严格地把关着脸上每一道变美的程序。她安静又兴奋地欣赏着镜子里的作品，仿佛衰老从未发生，仿佛此刻的自己就是最好的。那一刻，我是有点惭愧的，我不能只看见妈妈是个老人了，也要记得她曾经是个多么爱打扮、娇滴滴的小女人。

现在我也理解，为什么130斤的胖妹妹一回家就爱赖在我爸膝盖上刷会儿手机。我爸虽然每回都骂“胖得像个球，把我的老寒腿都压折了”，以前可能是真讨厌她，但现在我听来却是一句多么幸福的炫耀。

但不管怎样，父母就是老了。你可能已抚摸到他们松弛无力的肌肉，也注意到他们的眼睛日渐混浊，他们的记忆力大不如从前，他们会偶然像个孩子一样执拗，也会像个孩子一样无助。你可以像个稳重的大人替他们分担忧愁，也可以装作孩子继续跟他们撒娇，但如果没有必要，就不要提醒他们老了的。

与其年复一年地唱着“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”，不如趁现在就带上父母到KTV里嗨歌去，带他们去浪呀！

童年琐忆

张明辉/文

乡村是我童年的沃土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个年代，我是幸运的，在青葱的岁月里，我和小伙伴们活跃在村庄的各个角落，就像一群散养的兔子，漫无边际地撒野、逗乐。乡邻们是宽厚的，至少不会数落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经济开始复苏，村里的青壮年已经陆续外出谋生了。他们先坐上“突突突”的小汽船到达县城，然后转坐长途汽车前往杭州、上海、广州等地，一般由乡邻或亲戚带领，到陌生的城市卖豆腐或做些小买卖。村里的小孩自然要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抚养。留守的村民则在农忙的时候耕田、插秧、施肥、收割、打稻谷，农闲的时候种植、养殖、祭祀、闲话、消遣，打发时光。

外公在离家不远的乡镇工作，那时交通闭塞，工作繁忙，基本上吃住都在单位，很少回家。外婆则起早贪黑照顾着一家子的生活，养猪、养鸡鸭，侍弄门前屋后的菜园，还要耕种那一亩三分地。

夏日里的日头猛，太外公会独自待在阴凉的堂屋内避暑。那时的屋子大多简陋，用青石板造的大寨屋，架起栋梁，盖上黑瓦，填上石灰。屋内隔一层楼板，用木板分隔成若干房间，然后架上木楼梯。一楼的地面铺着整张整张的青石板。白日子，要是屋内有

人，就会门不闭户，前后通风。冬日的暖阳打在身上，太外公总是容光焕发，神采奕奕。霜降了，结冰了，雪落了下来，孩子们堆雪人，打雪仗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太外公住在底层朝南的屋子里，有时他会穿上厚厚的棉衣，手捧火炉，倚在床头的靠背上；有时他会下地走走，或坐在藤椅上。火炉是铜制的，每当太外公不用的时候，我会抓一把蚕豆放进去，然后等火光冒出来，“噼里啪啦”地响。蚕豆爆开了，一股好闻的香气溢了出来，我的嘴角便流了口水。

在我记忆里，外婆除了在白日里操劳之外，晚上还会在煤油灯下织毛衣或纳鞋底。她会戴上老花镜，变戏法一般穿针走线，缝缝补补。外婆做的布鞋是纯手工的，穿上合脚，又踏实。

在休息日，母亲会去镇上的供销社赶回来，探望我们，偶尔会带我到镇子上去。不过，那时候我对镇上的印象模糊，只记得有集市，挤满了人头。老街屋檐低矮，门对着门，屋内摆放着各种杂货。附近的村民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到镇上赶集，有的随手提些鸡鸭鱼肉、瓜果蔬菜来卖。最初的集市就是杂货、农具、手工艺品和农副畜牧品的集散地。对于孩子来说，都是跟着大人瞎逛，嘴馋那些大白兔奶糖、糖葫芦、泡虾、瓜子花生之类的零食小吃。

我会抱着好奇的心情去邻居家坐坐。那时候，可能整个村子，只有他家里有一台黑白的电视机。夏夜里，大家会搬出桌椅，或铺开凉席，坐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，摇着蒲扇，拉些家常。那户人家就会把电视机搬到屋前，摆弄好天线，黑白屏幕上的图像跳跳闪闪，雪花点点，模糊不清的影像依然会吸引我们前去观看。

那时候，家里有收音机已经很不错了，置办上电视机、自行车之类的一定是殷实人家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从镇子上回来，坐上了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，这才真正炫耀了一回。锃亮的自行车在太阳下泛着金光，父亲蹬着它，在乡间的田埂上穿行。我坐在高高的后座上，一手抱着父亲的后腰，或是抓住车座的金属架，目光沿着河流、房屋、田园、行人慢慢推移，就像是置身于油画或某个电影的场景里，眼前的色彩不断变幻，加深，丰富着我的童年意象。我的目光漫无目的地漫游，巡视着乡间的角落，仿佛是在检阅着脚下的土地。此刻，在我心目中，父亲的背影也瞬间高大起来。



天使

阮仁伟/文

她是一个清秀腼腆的女孩子。

记得小时候，她的一个亲戚生病住院，她来到病房探望。那一晚，她看到了一个戴着燕子帽的文静女孩给她的亲戚服药。女孩有着如水的眼眸，小小的鼻梁，小小的嘴，整个面容精致清丽。可以闻得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那一缕缕甜香，也可以听得到她那莺样的柔语。她看起来高贵而迷离，像一朵盛开的百合。那顶护士帽戴在她的头上，如将要展翅的蝶。那护士真是个天使，她觉得。

那一晚，她在病房陪护亲戚。消毒药水的气味里，她做了一个梦。在梦中，女孩头上的护士帽，还是如展翅的蝶，穿着的白大褂被灯光勾画出银亮的绒边，这绒边像一把跳跃的火，把她的心照得透亮透亮。她听见一个声音在低低地诉说，像是对她，又像是对旁边躺在床上的亲戚。那声音甜美、温柔，像是在安慰，又像是在呼唤，如潺潺的流水，一滴滴滴进了她的梦境。

许多个寂寞的日子，她便坐在屋子里用洁白的纸张折蝶子。飞翔的蝶子来自初始的美好，载着记忆的翅膀有一种绒样的洁白。

长大后，在诗意的驱使下，护理成了她职业的选择。琐碎而繁重的工作，使她的脸由原先的红润变得青黄，她的手由细腻变得粗糙。再后来，她就患了“下肢静脉曲张”，那是超负荷站立所致。她经历了来势汹汹的“非典”疫情，也经历了地方流行的伤寒与手足口病，后又为新冠感染疫情的防控忙碌着。

每当人们赞美她为天使时，她就苦笑着说，有这么丑的天使吗？在人们看来，她不辞辛劳，用一颗真诚的心，默默无闻地日夜呵护着生命，她还是那么美丽，她是不带翅膀的天使。

这是我的一个同事的故事。直到现在，她还经常提起那一晚，那个戴燕子帽的女孩。有时，一个不经意的偶然，竟使时光都值得追忆起来。

那一晚，淡淡的称许中，她让一个女孩成了天使。那一晚的许多年后，她让自己也成了天使。

于俗世纷扰中 辟出另一方天地

李虹/文

办事雷厉风行，行路脚下生风，说话快刀切菜，我在不少人心目中的形象估计不是顾大嫂就是孙二娘。在他们眼里，仿佛时间在我的计划表里是用精密仪器反复计算过，然后用黄金分割方式安排的，运作有序，精准高效。

是的，我必须承认，大部分时间，我活成了一部机器。血肉之躯，似乎安装着无形的发条，哪个时刻，做什么事情，都被我用华罗庚的统筹方法反复推敲、安排。

此外，我还是个技艺高超的演员，总能在教师、家长、主妇、母亲、妻子、女儿、路人等身份之间自如地切换角色，准确变身。而落幕之后，卸下面具，我却是一个疲惫的脚夫，分明肩挑多副担子，力不从心，腿脚打战，却又不得不咬紧牙关、披星戴月、风雨兼程。

张贤亮在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里写道：“世界给每一个人规定的路都非常窄。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，就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。人只有在走第一步之前可以选择，一经选择了之后人便成了木偶——不是自己在走，而是两旁的高墙把人向前推挤。”

这些话便是对我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，我被职业被身份被规矩被道德被责任等砌成的高墙挤着前行。

预期里，我只想轻松工作，简单度日，悠闲行走。而生活，让我背负着种种使命，在两侧高墙的道路上，走得气喘吁吁，而脚步根本停不下来。

感觉身体里有一股力量在积聚，仿佛要把自己撕裂，又仿佛要爆炸。

于是，假期某一日，几个关系很铁的姐们便聚到了我的周围，她们决定把我从繁琐的家务和杂事中解救出来，让我放纵一回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！

带上孩子，一行疯狂的女人驱车来到了海边。由于事先约好，女人们早就有备而来，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车子后备箱也满是各种道具和户外用品——草帽、丝巾、太阳镜、泳装、救生圈、沙滩鞋、太阳伞、野餐垫、折叠桌椅、帐篷、自拍杆……此外，还有一大堆吃的喝的。这阵仗好像不是来看大海，而是准备在此安营扎寨，要拍一期沙滩度假宣传片似的。

打开太阳伞，铺上野餐垫，摆开桌椅，支起帐篷，然后把一堆吃的喝的拿出来，我们一个个便开始享受人生了。我们或慵懒地躺在伞下的垫子上，或悠闲地踱着步，或欢快地游泳，或一边吃着喝着一边欣赏来来去去的帅哥美女，或自恋地搔首弄姿进行自拍和互拍，接着用手机里的美颜功能进行修整，然后骚包地发到朋友圈……

孩子们早已经拿着各种塑料铲子、水桶等工具忙碌开来，他们建起想象中的城堡，挖出一条条护城河……童话故事里的建筑，此刻，化身为人前的作品。他们忙碌着、欢笑着，汗珠从额头渗出，从脸颊淌下，却丝毫不觉得酷热难耐。

从帐篷里换好泳衣出来，我迫不及待地投入大海的怀抱。海是包容的，她用手掌轻柔地抚摸我的每一寸肌肤，帮我洗去一身的疲惫，也安抚着我焦躁的情绪。我闭上眼睛，任由救生圈托着我在海水中沉浮，任由浪头一下一下地把我推送着，又把我扯回去。

面对海的广袤，我觉得我真的可以忘却自己，沧海一粟，何其渺小！

出水的时候，已经是差不多一小时以后了。

一个朋友从附近买了一些烧烤的海味回来，我们便围坐着吃起来。烤鱼烤虾的外脆里嫩，海螺扇贝的鲜香味美，配上啤酒的清冽爽口，当下的感觉无与伦比！我们把淑女形象打包放在一边，展现出对食物最原始的需求，吃得满嘴流油满脸酱汁满手黏乎。想象着我们正聚于水泊梁山之上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。而孩子们，也如同一群小喽啰，和食物战斗得不亦乐乎。

酒足食饱，野味之战偃旗息鼓。

太阳渐渐沉入海里，暮色开始与黄昏相约。我们便收起各种户外用具，放回后备箱。待大家去沙滩管理处的浴室冲了澡换好衣服，便准备驱车回城。

但我们并没有即刻回家的打算。车上，我们打电话预约了茶庄，准备今天的续集——喝茶闲话人生。

日式的榻榻米，相比中式的桌椅，似乎更能让人感觉舒适和随意，哪怕“葛优瘫”都是无伤大雅的。这边，女人们就这么盘腿坐着，嗑着瓜子，剥着核桃，喝着茶，聊着天。那边，孩子们或坐着、或靠着，或看书，或拿着平板看着动画，自得其乐。

我们聊起海子的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，我们聊起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，我们也聊起明星的演技和绯闻，我们还聊起各自单位里的可爱和可恶，我们当然聊起自己家里的琐事、难事、烦心事……末了，大家依然嘻嘻哈哈，仿佛提及的不痛快都不曾在各自生活中发生过。

夜色如水，月华如丝绸一般氤氲起伏，又仿若牛奶一般倾泻流动。虫鸣唧唧，萤火虫燃起点点星火……出了茶庄，姐妹们把车泊于附近河岸边，听着车内的音乐，容身于浩渺时空，放空自己。

于俗世纷扰中，辟出另一方天地给自己，安放一颗依然憧憬自由和美好的心，纵容一个还年轻的自己，找回尚且鲜活的形象，继续做真实的自我！

不迷失于名利，不庸俗于日常，依然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，是大欢喜！